俄國短篇小說譯叢

鄭振鐸選譯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
九再

文學研究會世界文學名著叢書

俄國短篇小說譯叢一冊

(8268)

每冊實價國幣柒角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選譯者 鄭振鐸

發行人 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(本書校對者蔡仲宣)

引言

我們計劃着要翻譯許多重要的俄國短篇小說，集成一套的俄國短篇小說譯叢。這一册是開頭的一本。

在這一册裏，我們收入契利加夫，克洛林科，梭羅古勃及高爾基四個作家的作品六篇。這幾個人的作風是那樣的不同，那六篇小說的題材是那樣的歧異；但我們這集子原來祇是『譯叢』，故便也這樣的『酸辣並陳』的刊出了。除了契利加夫在獄中的一篇是魯彥譯的之外，其餘都是我歷年來所譯的。

契利加夫從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之後，便逃到國外，不會回去過，他算是流亡作家裏的一個重要的人物。但在革命之前，他卻也是一位譏嘲沙皇的虐政而同情於革命

運動的作家。嚴加管束和在獄中是兩篇革命的故事，在此時此地讀來，也竟覺得有些同感呢。他的浮士德寫的一個舊俄時代的中等階級的家庭生活，那生活顯得是如何的疲倦與無聊。

梭洛古勃的你是誰寫得是那樣的悽美。克洛林科的林語和高爾基的木筏之上都是可怖的故事，有如逢到大自然的黑夜，風雨交加，電鞭不時的一閃的情景，那『力』是那樣的偉大。

對於這幾篇我都很歡喜。

譯者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

目錄

浮士德……契利加夫著……一
嚴加管束……契利加夫著……四三
在獄中……契利加夫著……一四五
林語……克洛林科著……一七九
你是誰……梭羅古勃著……二二八
木筏之上……高爾基著……二五〇
作者略傳……二七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浮士德 (Faust)

契利加夫 (E.Chirikov) 著

當伊凡·美海洛威契醒來時，家裏的人已經都起來了，孩子們的高聲的喧嘩遠遠的可聽到，還有盤盞的相碰聲，以及客室中金絲雀清銳如警笛似的鳴聲。伊凡·美海洛威契不想起來——由牀上掙起來眞是不容易，穿衣服眞是一件麻煩事，以所他躺在牀上抽着雪茄，一枝又一枝的，簡直沒有充足的勇氣爬起身來。他時常覺得惱怒，不滿意，因爲伊凡·美海洛威契不喜歡那一種的生活規則：就是不管他願意不願意，卻迫着他急急的去梳洗，吃早茶，趕出去作工。

『去看看爸爸醒來了沒有，』他聽見他的妻的聲音，一個小頭如一個球似的圓，在

門中攢了進來。

『你起來了沒有，爸爸？』

『是的，是的！』伊凡·美海洛威契帶一種惱擾的呻吟答道，當他隨隨便便的漱口時，他瑣瑣碎碎的亂說着。

在飯桌上，他是慍怒着，坐在那里似乎爲深思所占據，不注意桌上的任何人。他的妻凝望着他，想道：『昨天晚上，他在俱樂部裏一定又輸了，現在不知道從那里可得到錢呢。』

在十點鐘時，伊凡·美海洛威契動身到錢行裏作工去了，到了四點鐘，他歸家來，疲倦，飢餓，惱怒。晚餐時，他把手巾塞進領間，有聲響的吃着東西，正像一隻豬在一個槽上。他的飢腸滿足了，他覺得和平些，用氣把兩頰鼓出，滑稽的說道：

『沒有東西了麽？……現在略略的睡一會。』於是他走到他的書室裏，室內裝飾着

一只鹿的角，一根他永沒有用過的槍。咳嗽，吐痰，過了一會，他打鼾起來，鼾聲那樣的高，使孩子們都怕經過他的房門口，孩子們的乳娘，要想制止一場打架或爭鬧時，常驚惶的對他們說道：『一隻熊睡在那里……你們須要安安靜靜的，不然我要讓他出來了！』

伊凡·美海洛威契睡到了八點鐘，要有人進去喊他醒時，他總怒聲的叫道：『曉得了！』說完了，仍舊打着鼾去了。後來，他從他的書室裏出來，惱怒着，兩只眼睛張大着，眞的活像一隻熊，他開口沙聲的說道：

『爲什麼沒有一個人來把我叫醒？』

『叫過你了。你說『曉得了。』』

『曉得了！一個睡着的人也會說話！茶缸預備好了沒有？』

於是他走進飯廳，坐在桌旁，手裏執着一張新聞紙，又帶着了一種好像沈入深思長慮之中的神氣。他的妻莎尼亞·巴夫洛夫娜正在倒着茶，身子隱在茶缸後面，看不見，他

的岳母馬麗亞·彼特洛夫娜坐在一桌的那一頭如平常一樣，縫補着孩子們的襪子，一隻襪跟伸蓋在一把茶匙上。大家一句話，只時時的聽見一二句極簡短的問話，答語。

『還有沒有？』

『還有！』

『又沒有檸檬了麼？』

『牠正在你的鼻下！』

吃完茶之後，伊凡·美海洛威契動身到俱樂部去鬪紙牌，牌鬪完了，去吃一頓晚餐，在早晨二點鐘時回家，那時他的妻已經睡了。只有馬麗亞·彼特洛夫娜還在等着，頭髮鬆散着，穿着一件舊的短衫；她常常嘆了一口長氣去迎接他。伊凡·美海洛威契知道她的神祕的嘆息的意思；那是不說出來的對於他的行爲的厭惡與檢查。於是他脫下他的套鞋，這樣的對她說：

『請你不必嘆氣！』

莎尼亞・巴夫洛夫娜並不厭惡她的丈夫；她對於他的打鼾與他的出外，都已安之若素了。只有馬麗亞・彼特洛夫娜看不慣這些事。

『一個好丈夫，眞的是！你所見的只不過他的晨衣掛在衣鈎上！』她常常這樣的說。

『不要這樣，媽媽，……一切的男人都是那麼樣的……』莎尼亞・巴夫洛夫娜諍說道，但她的臉漸漸的憂鬱起來，濃厚的愁悶兜上了她的心。她在黃昏中走進客室，兩隻手負在背後，深思着什麼事，自己柔和的憂愁的咿唔着：

『在那遠遠的地平線前面的，是一塊福地……』

然後她突然的搖搖頭，走進育兒室，和孩子們玩着偶人，或告訴他們阿林諾西加妹妹或伊凡諾西加兄弟的童話。最大的孩子像他的父親。當莎尼亞・巴夫洛夫娜看護着孩子時，她朦朧的把思想帶回過去的時代，她的過去的女兒時代的隱約的幻像，把她籠

魂中的空虛，疲倦，厭煩與不平的想望的感覺逐了出去。……

『媽媽，媽媽！現在講巴巴牙加的故事！好不好？』

『很好。古時有一個巴巴牙加；她的瘦腿……』

『她也打鼾麼？』小女兒問道，她的藍色的張大的小眼睛，定定的專心的注視着她的母親。

莎尼亞·巴夫洛夫娜笑了起來，捉住那個孩子在臂間，熱烈的吻着她，忘記了世界上的一切別的事。

他們每個月總請兩次客。他們的客人們全都是愚笨，凡庸，不活動的人，在完全的一律中，在規則，平穩，無趣味中，過着他們的生活的，一生沒有一點的災難。他們全都願意說着同樣的話，做着同樣的事。起初，他們坐在客室裏，談着他們的家宅，他們的孩子們的胃口，以及天氣。當莎尼亞·巴夫洛夫娜陪着他們時，她的母親在預備茶。在小碟子上放些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菓醬，她看看罐子，自己說道：

『可以用到了新的果季時呢，實在的！如果我們到了復活節還够用，我們要謝謝上帝了！』

她又把糖倒在糖皿中，看了看糖袋，想道：

『二十磅，眞的是！要一布特（譯注，俄國量名，等於三十五磅。）才恰好够用呢！』

『你們請來用茶好麼？』她到了門口，邀請那班客人們，她的臉上現着歡迎的微笑。

客人們如川流似的走進去，一路上鈕緊自己的鈕釦。他們沈重的坐下去，嘲笑那些坐在桌角的人，說他們在七年之內並不結婚，於是一陣茶匙的響動聲，說着『可憐！』

『請！』他們的談資，又回到他們的家宅，他們的孩子們的胃口或牙齒，或米糧昂漲的事了。吃了茶之後，客室裏佈開了紙牌桌子；蠟燭，紙牌，粉筆，都已預備好了。每個人都被鼓動，於是來了一陣疲倦的情調，如當人們被逼的去做他們所沒有意思去做的事時所表現

的。男人們與女人們都各自坐在桌旁，在雪茄煙氣中，紙牌戲開始了，在辨論，爭執，互相叱責之後，他們突然的開始笑了，全體都似乎十二分的滿意，以爲自己是世界上的最快樂的人。他們成了最狂熱的人，有什麼人如果不加入鬪牌，表示一種淡漠的神氣時，他們便都着惱了。莎尼亞·巴夫洛夫娜並不鬪牌；她的職務是爲她的客人們預備食物，招待他們。當他們在鬪牌時，她和她的母親去預備晚餐，在預備時，有些小爭執，但卻不使客人們聽見她們爭吵的聲音。當女主人來說『請吃晚餐』時，客人們都匆匆的跳了起來，椅子榻榻的響，笑着走到飯桌邊，只有二三個人，比別人更熱心於打牌的，留在後邊，熱烈的辨論着牌上的事……主人來了，把他的手臂放在他們的腰間，領他們走去。

『現在喝一杯，』伊凡·美海洛威契常常這樣的開始。

連喝了好幾杯沒有說什麼祝語，後來他們開始舉杯祝莎尼亞·巴夫洛夫娜及其他女人的康健了。各人的臉漸漸紅了，眼光漸漸的快活了，從桌子的這一端到那一端起

了一種喧語、

「彼得・瓦西里威契，你願意把魚子醬遞過來麼？」

「尼古拉・格里古里威契，你願意把青魚遞過來麼？」

跟着是嘲謔的談到他們的妻子們，談到以前已經談過了許多次的故事及先代的舊話。

伊凡・美海洛威契光榮的說起他和他的妻是因了戀愛而結婚的……

「我們爲戀愛而結婚，……實在的，我和莎尼亞・巴夫洛夫娜一同私逃……」

「眞的麼？」

「我記得牠好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一樣。……我幾乎要用手槍自殺！你們以爲那件事如何？我們約定在花園中相見。他們的花園是很美麗的，可惜很傻的和房子一同賣去了……是的，我在舊夏屋等牠……我的心躍得如此的響，好像一部火車的聲音，嗒，嗒，

嗒！」

伊凡・美海洛威契極詳盡的一件件事說着，莎尼亞・巴夫洛夫娜坐在離他不遠處，臉上微微的發紅。她顫抖着，牢籠着她的眼。

『後來，她坐了車來了！』

『走來的，』她不意的矯正他，因爲這個敍述中的每個句子，每件小事對她都是親切的。

『坐車來，走來，那有什麼兩樣？』伊凡・美海洛威契含惱的說道，他有些惱她插嘴進去，他說完了他的故事，不管莎尼亞・巴夫洛夫娜的矯正，不管莎尼亞・巴夫洛夫娜她自己，好像她與他故事中的女人是毫不相干似的……

晚餐過後，茶又吃了一道。客人們想用他們的手掌或他們的餐巾，隱蔽着他們的打呵欠；他們深深的呼吸着，看看時鐘，與他們的妻交換視線

『是回家的時候了。』妻們說道，於是大家都向主人告別，女人們互相吻着，男人們在尋找套鞋，帽子，這又是以後打趣的題目。

當他們全都走了時，遺留着的是：屋內充滿着的雪茄煙氣，一半盛下的杯中的茶，碟中的煙灰，晚餐的餘菜，一陣恬靜的和平占據於屋內，莎尼亞·巴夫洛夫娜投身坐於一張椅上，墮入一種沈默淡漠的境地，對於她的環境漠不動情。她在空洞的喋談，喧嘩的客語及飲呀食呀之後休息自己，覺得似乎是正經過什麼重病，或剛脫避開什麼可怕的刑罰，她的母親，走過客廳，開了窗戶，說道：『像一座兵營，眞的是！』然後把香煙頭從花盆中取出，她的怒氣來了。

『我每張桌子上放了二只灰盤給他們用了！他們還不滿意，一定要把他們的香煙頭拋在花盆裏！』

於是她去清理桌子，放好椅子。伊凡·美海洛威契脫下外衣，解開背心的鈕釦，一個

一個房間走着，打着呵欠，顯出他的腐敗的牙齒。

『在倭爾加河上的人們都睡了，我們也必須到牀上去了，』他對自己咿唔着。

他走進他的臥房，脫了衣服，全身舒伸的躺在舒服的大鐵牀上；牀上飾着銀球，墊子是彈簧的。他浮泛在滿意的海中，自己安靜的等他的妻的來。她好久好久還不來，他等得暴躁起來。

『濟理東西眞麻煩！你不能讓牠去麼？』他高聲的叫道，靜聽着，『孩子們吵得這麼利害！』

從育兒室裏傳來了一個孩子的哭聲和他的妻的聲音。再等也無用了；她現在一定要許多時候以後才能來了。伊凡·美海洛威契把被蓋到他的肩上，拳曲起身來，轉臉向着牆。

一個月總有一次或二次，他們出去拜訪別人家。程序是一模一樣，——喝茶，談着家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